

GROUP PROCESSES

(Second Edition)



群体过程

【英】Rupert Brown 著

胡鑫 庆小飞 译

方文 审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Group Processes (Second Edition)

群体过程

【英】Rupert Brown 著

胡鑫 庆小飞 译

方文 审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体过程 / (英) 布朗 (Brown, R.) 著; 胡鑫, 庆小
飞译; 方文审校.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019-6070-5

I. 群… II. ①布…②胡…③庆…④方… III. 群体
社会学 IV. 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3386 号

版权声明

本书译自 Rupert Brown: Group Processes, second edition

Copyright © 1998, 2000 by Rupert Brown.

本书经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授权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对原英文版进行
翻译并出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对翻译版质量负责。

总策划: 石 铁

策划编辑: 孙 琦

责任编辑: 朱 玲 孙 琦

版式设计: 刘志颖

责任终审: 杜文勇

责任校对: 万 众

封面设计: 四夕文化

责任监印: 吴维斌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40 × 1050 1/16 印张: 16.00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9-6070-5/B · 127 定价: 30.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6-7520

咨询电话: 010-65595090 65262933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 010-65241695 85111729 传真: 85111730

发行电话: 010-65128898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邮购)联系调换

61291J6X101ZYW

中文版序

当知悉我的作品将被译成中文，我异常高兴且没有一丝惶恐。我高兴是因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学生将有机会读这本书。西方社会的共同感知是，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经济和文化变革。由于学生往往对这种社会变革最有觉知，且有时最有助于产生这些变革，因此一想到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学生将会阅读本书，并且很快就能运用包含在本书中的知识去更好地理解发生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世界中的群体过程，就令人十分激动。

然而，这种激动还混杂着某种忧虑。我深刻意识到，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绝大多数理论和研究都来自西方，主要是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家都渐渐认识到，我们不幸地忽略了文化对我们所研究和著述现象的影响。这种现象在集体行为研究中最严重，而这正是本书的主题。既然“文化”主要由各种各样的群体过程所产生、维持和改变，对群体心理学家来说就尤其不幸，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没有对其进行适当研究。尽管在第四和第五章我确实简单提及一些新兴发现，这些发现指向在某些基本群体过程运作中重要的文化差异。撰写这篇序言，强有力地提醒我，我（以及这门学科）是多么地疏忽，未能更加系统地研究跨文化效应。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就无法在群体过程运作中的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普遍性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尽管在此方面本书有许多缺陷，我这样安慰自己，希望本书的翻译能激发中国未来一代的社会心理学家自己去研究群体过程。我毫不怀疑，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这种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将对西方中心视角提供一种必需的和有启发性的纠正力量。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西方中心视角，在社会心理学短暂生命中还处在支配地位。我热切期待着在未来几年里欣赏到这些研究。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

鲁珀特·布朗 (Rupert Brown)

序 言

一些年来，至少在工业化的西方，群体受到相当不利的压力。足球流氓主义、都市暴乱和抗议游行经常被归因于“暴民统治”；政府声明个体事业和选择的长处，贬低以提升社会福利和集体责任为目标的政策；报纸社论经常将工业的动荡归咎于小群体的激进分子强制普通工人采取违背其意愿的行动；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正在被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私人合同取代；与政府官僚体制作斗争的小型企业主被拥护，而一群占领了应被关闭的工厂的工人却遭到嘲笑。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内，其图景也差不多如此。对当前流行的教科书和主要科学期刊最粗略的调查都显示出，相对于对两人或人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最近几年日益增长的对个体认知过程的研究，群体过程确实受到相当的轻视（Steiner, 1986）。讨论到群体行为，常常过多强调其消极或不受社会欢迎的方面，如去个体化、歧视、社会懈怠及“群体盲思”，而不是团队精神、群际合作、群体生产力和集体问题解决这些更为积极的方面。确实，因为如此关注以上所述的群体反社会性，以坐落一位评论者半开玩笑地提出“如果没有群体，人类会做得更好”（Buys, 1978）。

我写作以及重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帮助转变针对群体的这种文化和科学上的偏见。我相信，这种纠正科学上和政治上都是必要的。首先因为，我也确信，群体是人类存在不可逃避的部分。无论喜不喜欢，它们都不会消失。人们在群体中长大，有时被称作家庭；在群体中工作，作为机组、设计团队或狩猎大队成员；在群体中学习；在群体中游戏，在大量团队游戏中活动；在群体中进行决策，不管是政府委员会、村庄会议还是法庭陪审团；并且当然地，他们也在群体中打斗。简而言之，人类是群体存在。因此，对群体研究不予理睬或忽视的社会心理学，不可能有助于理解人类努力的许多重要领域。

第二个原因是承接第一个的。在我看来，当今的许多最迫切的社会问题，都涉及各种类型的群体。控制环境污染，不仅要求在污染物处理和瓦斯泄漏上有全国同意的政策，而且需要国际合作；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或忽视，需要医疗和社工专业人员的集体诊断技能，以及对有关家庭的敏感干预；不断增长的种族主义威胁，需要不同的少数族群

IV 群体过程

对所承受的共同压迫有更强的觉知，需要他们在政治策略上追求发展，以激发迟缓多时的社会变迁；还有最为重要的，是在核武器时代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的国际冲突，它迫切需要更好方法去解决或避免这些冲突，并避免军备竞赛。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关心的是人们作为群体成员的行为，这种行为无论是指向自己内群体的成员还是外群体的成员。社会心理学如果想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甚至是最小的贡献，它不会来自孤立个体的心理学研究，而只能来自对群体过程知识的广博应用。

现在我概要介绍本书的编排方式。任何期待单一概念框架的读者，你们将会感到失望。在我所赞同的理论路径上，我的立场是精心折衷的。它有理智上和教学上的双重考虑。在理智上，就我二十多年来对群体过程的研究和教学的经验而言，我发现没有一个单一理论能够适当地处理内群体行为和群际行为的复杂性。一些理论固然比其他理论更有用，但在这本书中，我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理论在理论构思或者在经验证实上的弱点。最终，因为对大部分重要群体现象的解释不够完善，我们需要借助二个或三个不同理论模型的力量。而在教学上，只介绍某一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合适的。这种专利者策略虽然在理论连贯性和一致性上有明显优势，但在我看来，使学生们接触到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釋，其价值远胜于此。这种多元路径更可能鼓励学生来自主判断选择，而我相信这是教育过程的基本目标。

如果说我的理论选择是折衷的，那么我的经验材料的选择范围则是同等广泛的。这些经验材料，有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和大规模调查的定量结果，有现场访谈和参与观察的定性材料，也有当代生活轶事甚至是偶然的文学典故。本书编排的多元性是精心为之的，并受到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慕柴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和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这三位现代群体心理学奠基人的很大影响。勒温是“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创始人，在这个学术概念中，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地相互连结。在勒温看来，理论的效度仅在于它促进社会变化的有效性：“除了书本没有生产出任何东西的研究是不完备的。”（Lewin, 1948, p.203）谢里夫也敏锐地意识到在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缺口上架起桥梁的必要性。作为群体心理学最人为的也是意义重大的实验室实验的创造者（Sherif, 1936；见第二章）和经典自然场景研究背后的灵感来源（Sherif, 1966；见第六章），谢里夫仍旧是完美协调现场研究和实验室研究最成功的代表。而泰弗尔的关注点稍微不同。他总是蔑视方法学的正统性（他曾经对我谈到对方法学的过多关注，就像为你永不会进行的旅行打点行囊一样），特别强调在个体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定位个体和生产研究发现的重要性。任何理论和研究，如果没有考虑到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体系，在泰弗尔看来，只是“真空中的实验”（Tajfel, 1972）。正是这些对理论和实践、实验室实验和实地研究以及社会研究和社会语境的辩证观点，支配着我对经验材料的选择。

我避免理论和方法学的单一性，并不意味着本书没有统一主题。最普遍的主题是假设群体之内的动力学和群体之间的动力学是紧密联系的。战后30年中，有关“群体动力学”的研究，等同于对小群体内部工作方式的分析。而在过去的20年中，认可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塑造人们行为上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例如Turner和Giles，1981；Worchel和Austin，1986）。然而，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协同的尝试来统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谢里夫（1969）的经典文本、特纳等（1987）的文本以及霍格（Hogg）和阿布拉姆斯（Abrams）（1988）从社会认同视角对群体过程的处理。因此，我的另一个目标，是要论证内群体过程和群际过程之间的联系。尽管在任何一章中可能会过于强调其中一个方面，但它们之间的紧密关联是本书支配性的要点。

涵括在这个概括性论点中的是另外三个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个观点是群体是社会认同的来源。长期以来，人们已认识到群体资格以主要方式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这世界中的位置。确实，这个观点是一些早期社会心理学家的中心思想（例如Mead，1934）。尽管其早期的突出意义认同概念在那些对群体研究感兴趣的人（例如Lewin，1948）那儿只是偶然地起重要作用。直到最近，它才被确立为群体过程研究核心的正确位置（Tajfel，1978，1982a；Turner等，1987）。在分析社会冲突和偏见时，这些发展的大部分与群际行为的认同过程的内涵有关。无论如何，正如我所表明的，群体动力学的传统研究主题如去个体化、群体结构、社会影响，可通过理解群体行为中社会认同的角色来予以雄辩说明。

第二个主题是任务导向和社会-情感导向的区分。在群体生活中，注重任务业绩和群体目标与注重群体内人际关系之间，存在广泛的区分。这个区分源于贝尔斯（Bales）（1950）的开拓性著作，他坚信这两种导向在所有群体过程中是基础性的也是对立的。依据贝尔斯的说法，群体中的个体基本上都参与某种任务的完成；要获得成功，他们需要对其他群体成员的需求和动机保持敏锐；这种人际关注分散了手头工作的精力，之后又得更努力地工作。如此这般。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基本区分在对领导、社会影响及群体生产力的研究中会以各种不同面貌出现。因此它是第二个有用的主题，来整合群体研究。

第三个主题是社会比较过程的重要性。费斯廷格（Festinger，1954）的社会比较理论，在战后关于小群体的文献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个理论主张为了评价和证实我们自身的能力和观点，他人是基本的参考点。这个简单思想被广泛地用于分析和理解许多现象，如群体形成和凝聚力、群体内的地位关系、群体决策中的从众和极化。近年来，群际比较的重要性也开始被承认，特别是有关于相对剥夺的起因和社会认同的维持（Runciman，1966；Tajfel和Turner，1986）。因此，社会比较观点是连接群体内部行为和群际行为的关键环节之一。

VI 群体过程

在第一章，我从“群体”概念开始，概要介绍它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发展，然后论证群体作为认同方面的重要性，并分析群体的一种最基本形式即集群行为。第二章则考察了一些基本的群体过程。其中最核心的是任务导向和社会-情感导向之间的张力。本章还讨论了其他过程，如加入群体的后果、不同形式互相依赖的影响、群体凝聚力以及群体规范的获得和发展。而这些群体过程则发生在有组织的框架或群体结构中。群体结构的本质和它对群体成员的隐含意义，是第三章的主题。群体围绕着角色、沟通或交流渠道以及最重要的地位来结构化。地位差异的存在和它们在社会比较中的起源和维持占据了本章的中心。高地位有时被形式化为领导位置，而这个专题在该章中也被论述。在第四章，讨论转向群体中的社会影响过程，即群体一致性和群体规范变迁的方式。多数人影响和少数人影响过程都有涉及。在第五章，我讨论了独自工作以及与他人一起工作哪个更好这个古老的问题。本章评论了个体生产力对群体生产力相关领域的研究，评价了当前的群体业绩理论的适当性。本章还考察了另一个紧密相关的专题，即群体决策。

所有这些五章的聚光灯，主要在群体内部，尽管群际因素从没有完全缺席。在第六章，当讨论群际冲突和合作的情境决定因素时，重点转向了群际行为而不是内群行为。本章批评了较显著的个体主义的偏见解释即挫折-攻击论，而基于相对剥夺提出了替代的较好解释。然后讨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并且强调群体之间客观关系重要性的路径，并描述了这种积极和消极的互相依赖对群际态度的影响。在第七章，我分析了群际行为的认知基础，特别是那些源自社会范畴化的认知基础，它是群际关系的基石。与社会范畴化相联系的，是判断偏差、行为偏好以及群际关系的重要过程即刻板化过程。而在最后一章，焦点还是群际行为。我分析了仅仅是隶属一个群体就足以导致群际歧视的研究。对这个发现的解释，是基于社会认同过程。这里的中心观点，是个体积极评价自身群体资格特异性的的重要性。本章最后讨论了社会认同过程对减少群际歧视、建立真正的多元社会的深远内涵。



译者简介

胡鑫和庆小飞均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

审稿者简介

方文，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心理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完成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多篇，并出版专著《社会行动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和体系、群体过程和群际关系以及宗教行为。



目 录

第一章 群体的本质	1
定义	1
个体-群体关系	2
人际-群体连续体	4
集体行为的凸现：作为群体的集群	7
去个体化和群体中的行为	7
群际视角下的集体行为	11
第二章 群体的基本过程	15
成为群体成员	15
勘察群体	16
自我概念的变化	18
入会或加入群体	19
相互依赖与群体过程	21
命运的相互依赖	22
任务的相互依赖	23
完成任务与维持关系	25
互动过程分析	26
群体凝聚力	28
什么是凝聚力	28
凝聚力的来源	29
凝聚力的后果	33
群体规范的习得与发展	35
规范的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	37
规范的变异	38
第三章 群体的结构	43
角色分化	44

II 群体过程

地位分化	46
通过社会比较的自我评价	49
社会比较理论	49
向何处比较? 向上还是向下	52
社会比较和业绩	55
对社会比较理论的简要评价	55
领导	59
领导者: 人格类型还是情境产物	59
领导者的行为	60
领导者类型和情境之间的互动	64
作为过程的领导	72
沟通网络	75
第四章 群体中的社会影响	81
多数人的力量	82
从众的无处不在	82
人们为何从众?	85
成为越轨者	91
少数人的影响	93
社会范畴化和少数人的影响	98
两个影响过程还是一个	99
第五章 个体对群体	109
群体生产力	110
他人在场促进还是妨碍业绩	110
两个脑袋瓜胜过一个	112
潜在的和实际的生产力: 群体绩效缺省理论	115
两个脑袋瓜确实能比一个更好: 在群体中工作的好处	120
群体决策	125
建构群体决策模型: 社会决策图式理论	126
个体决策和群体决策有何不同?	129
对群体极化的解释	131
决策过程的质量	138

第六章 群际冲突与合作	147
剥夺与不满	148
挫折、偏见和群际攻击	148
相对剥夺与社会动乱	152
群际行为与真实群体利益	159
冲突目标与群际竞争	160
超然目标与群际合作	164
现实群体利益冲突理论：评价	167
第七章 认知群体	171
社会范畴化：群际行为的基石	172
影响范畴使用的要素	174
儿童中的社会范畴化	180
社会范畴化的一些后果	182
刻板印象：“我们头脑中的画面”	188
作为合法信念的刻板印象	189
作为期望的刻板印象	191
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刻板印象	196
第八章 社会认同与群际关系	201
社会认同与群际冲突	202
社会认同理论	202
寻求群体特异性	204
对地位不平等的反应	209
社会认同过程的本质和后果：进一步的难题	216
社会认同与群际和谐	220
通过群际接触减少偏见	221
交叉群体资格	222
改变群体认同的显著性	224
认同同化或多元化	228
概要结语	231
关键词语	235
参考文献	239

第一章

群体的本质

在本书的标题及序言中，人类群体的存在被当作理所当然的：我既假定了群体的事实，又假定了在使用“群体”这个词时，我们对它的含义有某种共识。但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在社会心理学历史上都有很大争议。从20世纪以来，不光是关于群体是什么，而且关于“群体”到底是否存在，都有激烈的争论。本章重返那些争论，以便澄清一些在本书中会重新涉及的问题。完全依照惯例，我从群体的定义开始，诚然并不精确，但至少会提供通过前方领域的一些路标。于是讨论就转向了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后者是否可简化为前者？或者能否认为它们都是真实并相互关联的实体？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着重强调将人际背景中的行为与群体背景中的行为进行区别的重要性，并概述可能成为此区别基础的社会心理过程。此处的一个关键概念，将实际上贯穿本书，就是社会认同——一个人对他或她是谁的理解。最后，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示例说明，来研究在所有群体当中最初级的群体——集群——中的社会行为。

定 义

即使对群体动力学教科书最粗略的调查，都会立刻显示出与“群体”这个词相关的含义各种各样（见Cartwright和Zander, 1969）。一些理论家认为，共同命运的体验是关键因素（例如Lewin, 1948；Campbell, 1958；Rabbie和Horwitz, 1988）。因此，由于遭到污名化、监禁和灭绝的（而且悲惨的）共同命运，我们可以说纳粹欧洲的犹太人构成了一个群体。另一些思想家认为，某种正式的或含蓄的社会结构的存在是关键。这种社会结构通常表现为地位和角色关系的形式（例如Sherif, 1969）。在这里家庭是一个很好的例

2 群体过程

子：我们可以认为家庭是一个群体，因为它的成员相互之间有明确定义的关系（像父母、孩子、兄弟姐妹等），并且这些关系通常带给他们明确的权力和地位差异。不过，还有一种思想流派认为，这些结构性关系是因为群体的一种更为基本的特征才产生的，即它们是由面对面互动的人们所构成（例如Bales, 1950）。自然，这是我们所属的大部分群体的特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群体以及其他种种。

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定义实际上似乎只适用于小群体（大约有20个成员或更少），并且似乎将许多社会范畴排除在外了，比如族群（就像前面所举的犹太人的例子中那样）、社会阶级或民族。并且就像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看到的那样，这些范畴的成员资格，能够像最有凝聚力的面对面群体一样确定无疑地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个问题已使一些作者，对表现为人们的自我范畴化形式的群体提出了一个更为主观的定义（Tajfel, 1981; Turner, 1982）。根据这个观点，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感到他们自己是同一社会范畴的成员”（Turner, 1982, p.15）的时候，群体就存在。因此，回到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因为很多人对他们自己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描述的价值在于它的简单和它的概括性。很难想象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没有在某一个阶段在心里将自己分类为在事实上属于这个群体。

特纳的定义，尽管非常简洁，但也许太主观了；它看来没有捕捉到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人通常知道它们的存在（Merton, 1957）。毕竟，作为社会科学家，研究两个秘密地决定自己为一个群体、而不为他人所知的人儿，或许不会使我们很感兴趣。本书的一个核心题目就是，我们不仅需要群体作为凭其本身的头衔存在的系统，而且需要将其作为与他群体相联系的系统来考虑。鉴于此，我对特纳的（1982）定义加以延伸，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界定他们自己是它的成员、并且它的存在被至少一个他者承认时，一个群体就存在了。¹“他者”在此指不这样定义他们自己的某人或某群体。可能是，举个例子，实验室研究的实验者，或者更常见的，社会环境中的他人（或他群体）。

概括起来，很多群体可以被描述为由于某种共同的经验或目的而合在一起的一群人，或者在一个微观社会结构中紧密联系的一群人，或者彼此互动的一群人。说一个群体存在，这些可能是充分条件。不过也许起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条件是以上那些人还分享某种观念，即他们属于同一社会单元。

个体-群体关系

在开始详细研究群体的特性及其效应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个重要的议题。²这

和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性质有关——奥尔波特 (Allport, 1962) 将它描述为社会心理学的“首要问题” (master problem)。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这个问题就是: 群体是否不止于其组成个体的总和?

奥尔波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肯定。他在一本早期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写道: “群体心理学, 在本质上都完全的是个体的心理学”。(Allport, 1924, p.6) 这个经常被引用的评论的主旨, 是针对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的, 他们认为群体在组成它的个体的意识之上还具有某些精神的特性。例如勒邦 (Le Bon, 1896) 和麦独孤 (McDougall, 1920) 都谈到过, 群体具有“群体心智”, 它导致的群体行动是单独的集群成员自己会认为不可想象的。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会回到这种集群行为理论, 但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奥尔波特反对“群体心智”的论题的意见。奥尔波特的主要观点是, 像“群体心智”这样的说法, 是无法独立地被证实的; 这个被假设具有组成它的个体之外的意识的实体, 不可能被触摸和观察。

在这一点上他肯定是对的: 说群体具有“属于自己的心智”, 好像确实犯了不幸的形而上学错误。然而, 在拒绝“群体心智”说法的同时, 奥尔波特还想要进一步将群体的概念一并舍弃。虽然在他后来的著述中 (例如 Allport, 1962), 他好像稍微修正了他的见解, 但在内心里他仍旧是一个个体主义者, 相信群体现象可以最终简化为个体心理过程。一个结果是, 后来的许多关于群体动力学的理论和研究遵从了他的引导, 试图证明像偏见和冲突这样的现象与大规模的人际行为没有差别。

然而, 这种还原论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挑战。有些人认为, 对“群体心智”谬误的拒绝, 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研究群体过程自身。从米德 (Mead) (1934) 开始, 及随后的谢里夫 (1936)、阿希 (1952) 和勒温 (1952), 这些思想家坚持社会群体的真实性和特殊性, 相信在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外, 有它独有的性质。阿希 (1952) 用一个化学的类推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很好的表达。他主张, 一种物质, 比如水, 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构成的, 但却具有与其中任何一种成分都非常不同的性质。而且, 同样的分子成分, 组成或结构不同时, 产生出完全不同性质的物质 (如冰、水或汽)。因此, 在真实意义上, 化合物 H_2O 并不是其成分的简单集合, 成分的组排列才是关键。所以, 同样的, 就人类化合物, 或称群体而言:

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理解群体过程, 它保留了所有社会过程的永恒两极——个体和群体的原初事实。我们需要看到, 起于个体行动之外的群体力量, 以及作为群体力量的一项功能的个体行动。个体他们自己 (或他人) 使群体力量产生。(Asch, 1952, p.251)

阿希和谢里夫都认为, 群体的实在显现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之中——人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同一社会单元成员并处于那单元里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中。而与这些理解关联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群体产品，如标语、规范和价值，这些东西能够被内化并因此指导人们的行为。鉴于这些原因，接受奥尔波特对“群体心智”的批评性分析，但不同意他认为“群体”的概念在严格的社会心理学中没有地位的结论是可能的。本书赞成群体心理学先驱谢里夫的话，采纳的观点是：

从处于孤立状态的人的感觉、态度和行为，不加批判地外推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时他的行为，不能使我们对事件做出公平适当的处理。成为群体的一名成员，并且作为群体的一名成员来行动，有心理上的后果。即使其成员们没有直接在场时，也有这样的后果。（Sherif, 1966, pp.8-9）

人际-群体连续体

说一个人“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名成员”意味着什么呢？群体过程的重要理论家泰弗尔（1978）也强调对人际行为和群体背景中的行为进行区分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三个帮助我们作此区分的标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至少两个可清晰识别的社会范畴的存在或缺失，例如，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雇员和雇主。第二个是，每个群体内部的人们的态度或行为之间，有没有低的或高的可变性。群体行为通常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而人际行为则表现出个体差异的正常变化幅度。法国1998年世界杯胜利之后欢欣的巴黎人的载歌载舞，是这种动作的一致性的一个生动示例。同样是那些巴黎人，在这前一天或这之后的第二天，进行着他们各种各样的个体的行动。第三个是，一个人对其他的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有没有低的或高的可变性。而这同一个人，对众多的不同的他人（就像在群体刻板印象化中的——见第七章）做出一样的反应呢，还是对他们表现出分化的反应？简言之，泰弗尔将所有社会行为看作保持在一个连续体上——在它的这一端，互动被视为由不同群体的成员资格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在它的另一端，互动则更多地由个人的特征和人际的关系所决定（见Taifel, 1978; Brown和Turner, 1981）。

在肯·罗奇（Ken Loach）（1995）的西班牙内战题材的电影《以祖国之名》的一幕，有对这个区分的优美的展现。其中，故事里的英国英雄，即一名来自利物浦的共产党党员，一直渴望获得一位西班牙战友的爱情，她是他在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而战的时候遇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结盟反对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的几个组织之一。就在他们刚刚亲密过后，他透露说他将要脱离统一工党，转而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纵队。他对他的态度立刻变了，几乎没再说话就离开了。他要放弃统一工党转向另一个派别，另一个她视为强烈反对她所正在为之奋斗的事业的组织，这个发现

使他们作为情侣的人际关系完全转换为作为相争政治派系成员的群际关系。

这个突然“转换”过程的背后机制是什么？特纳（1982）认为它是由自我概念功能的变化所主宰的——人们看待自己的角度的变化。特纳认为自我概念包含两种成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人认同，在他看来，指人格或特征形式的自我描述，例如“我是友好的人”或“我是爵士乐爱好者”。而社会认同表示以范畴成员资格为形式的定义，例如“我是一个男人”或“我是一个利物浦球队的支持者”。这种属于一个群体的想法，形成了人们的一部分认同。像我们会看到的那样，这种想法是学习群体过程的一个核心方面。它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对他群体的许多行为（见第八章），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群体成员在其态度和行为上会如此经常地表现出这样的一致性。特纳认为，这种一致性背后的原因是，在将他们自己定义为一个特定群体的成员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也会将他们自己与被他们看作那个群体的一部分的各种共同属性和规范相联系。所以，个体不仅用刻板的眼光去看待其他群体成员，而且也认为在自己的群体中他与其他成员也是相对地可以互换的。因此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具有群体背景下最典型的一致性特征。

让我们来看从两个实验中得到的结果——作为此人际-群体差别的例证。第一个实验来自杜瓦斯（Doise）、德尚（Deschamps）和梅耶（Meyer）（1978）的一项研究。在此，孩子们被叫去看一系列男孩的照片，然后再看相似的一组女孩的照片（或者反之亦然）。他们要对每一张照片标记出各种各样的表示他们认为适用于所考虑的男孩或女孩的特征的形容词。在“实验”条件下，从起初就使孩子们意识到有这两组照片。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假设第二组照片的到来对“控制”（条件下）的孩子是颇为意外的，因此可推测在他们作出他们最初的判断时，性别对他们而言是不那么显著的。所以，两者相比起来，我们可以将第二种条件归类为相当程度上本质更“人际”的，将前一种条件归类为更群体-导向的。孩子们作出的判断看起来与这个假设一致。在“实验”条件下，判断清楚地按性别呈现：男性和女性照片得到的共同特征评价很少，并且在每一组内部，有更多的相同特征被标记。相反地，在“控制”条件下，孩子们看起来对每张图片的特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观察到的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别少多了，观察到的每组内的相似点也少了。

第二个实验来自多伊奇（Deutsch）和杰拉德（Gerard）（1995）对从众的研究。这个研究仿效阿希（1951）的经典论证——意见一致却错误的大多数的存在，会使人们受到影响，从而对一个直观的物理判断给出错误答案（见第四章）。多伊奇和杰拉德展示了，只简单地通过定义参加实验的这群对象为一个有清晰目标的群体，这种从众就会怎样地大大增长。按我们的说法，伴随着个体之间行为一致性的相应增长，这种“形成群体”暗示的引入将情形转向了行为连续体的“群体”这一极。

在我们结束这个议题之前，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点是，将人际和群体行为